神戸市外国語大学 学術情報リポジトリ

Lu-xun's "The Chinese old tales (Gu xiao-shuo gou-chen)" enlarged and revised edition Ⅶ

メタデータ	言語: jpn
	出版者:
	公開日: 1996-06-01
	キーワード (Ja):
	キーワード (En):
	作成者: 中嶋, 長文, Nakajima, Osafumi
	メールアドレス:
	所属:
URL	https://kobe-cufs.repo.nii.ac.jp/records/2270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ShareAlike 3.0 International License.

『古小說鉤沈』校本　七　殷芸小說（續）

魯迅　輯
中島長文　校

40　鬼谷先生與蘇秦張儀書云、『二君足下、功名赫赫、但春華到秋(一)、不得久茂。日數將冬、時訖將老(二)。子獨不見河邊之樹乎(三)。僕御折其枝、波浪激其根(四)、此木非與天下人有仇怨(五)、蓋所居者然(六)。子見嵩岱之松柏(七)、華霍之樹檀(八)、上葉干青雲(九)、下根通三泉(一〇)、上有猿狖、下有赤豹麒麟(一一)、千秋萬歲、不逢斧斤之患(一二)、此木非與天下之人有骨肉(一三)、亦所居者然(一四)。今二子好朝露之榮(一五)、棄長久之功(一六)、輕喬松之永延(一七)、貴一旦之浮爵(一八)。夫女愛不極席(一九)、男歡不畢輪(二〇)、痛夫痛夫。二君、二君(二一)。』蘇秦張儀答書云、『伏以先生秉德含和之中、游心青雲之上(二二)、飢必噉芝草(二三)、渴必飲玉漿、德與神靈齊、明與三光同、不忘將書(二四)、誠以行事(二五)。儀以不敏、名聞不昭(二六)、入秦匡霸(二七)、欲翼時君、刺以河邊、喻以深山、雖復素闇(二八)、誠銜斯旨(二九)。』

校記　出鬼谷先生書。續談助四〔17〕。說郛二十五〔17〕。○永樂大典一四五三七節引續談助。余氏44、注云、案鬼谷先生書、隋志不著錄、藝文類聚三十六引袁淑眞傳曰、鬼谷先生、不知何許人也、……先生遺書責之云々。然止節錄河邊之樹・嵩岱之松栢二節、御覽五百一十所引尤略。孫星衍據類聚收入續古文苑七、嚴可均輯全上古三代文既據眞隱

傳錄其文、又從杜光庭錄異記得其全篇及張儀答書、載入卷八及卷十一、然其文仍有删節、又誤將光庭敍事之語幷作張儀之文、蓋皆未見續談助及說郛也。唐氏40。周氏50。

（一）○續談助・永樂大典俱脫「春」字。　（二）○粵雅堂本續談助「時」誤作「特」。以上二句涵芬樓本說郛誤作「日所將冬、時說將老」。錄異記（津逮秘書本）作「日既將盡、時既將老」。藝文類聚自「二君足下」至此、略作「若二君」。　（三）○「子獨不見」、類聚作「豈不見」、錄異記作「君不見」字。　（四）○類聚「激」作「盪」。又此句之下有「上無徑尺之陰、身被數千之痕」二句。　（五）○續談助脫「天」字。類聚「非」作「豈」、「天下」作「天地」。（六）○類聚作「所居然也」、下同。　（七）○「君見」類聚・錄異記俱作「子不見」。　（八）○永樂大典「霍」作「郭」。續談助粵雅堂本及永樂大典「樹檀」作「檀」、十萬卷樓本誤作「壇」、鈎沈依說郛。類聚作「檀桐」、又句末有「乎」字。　（九）○此句類聚作「上枝干於青雲」。錄異記「干」作「凌」。　（一〇）○類聚「通」下有「於」字。　（一一）○類聚引無以上二句、錄異記作「上有玄狐黑猿、下有豹隱龍潛」。　（一二）說郛〔患〕作「伐」。　（一三）○涵芬樓本說郛脫「之」、而「肉」作「血」。類聚與上（五）同、而「骨肉」下有「哉」字。　（一四）○類聚上同。又「亦」作「蓋」。錄異記亦同。類聚・御覽・永樂大典均引至此為止。　（一五）○錄異記「朝」作「雲」、誤。　（一六）說郛〔棄〕作「忽」。○錄異記作「慕」、誤。　（一七）○「永」鈎沈本據續談助作「求」、他本皆作「永」、今依改。（一八）○錄異記「旦」作「夕」。　（一九）○「愛」續談助原闕、據說郛。　（二〇）○涵芬樓本說郛「畢」作「必」、誤。錄異記引無此二句。　（二一）○錄異記作「痛焉悲夫二君」之反覆。　（二二）○錄異記以上二句止作「先生秉德含弘」。　（二三）說郛〔噉〕作「啖」。○錄異記「草」作「英」。　（二四）○錄異記「將」作「賜」。　（二五）○涵芬樓本說郛「誠」作「戒」。錄異記「行事」作「貪味」。　（二六）○續說助「聞」誤作「問」。　（二七）○十萬卷樓

本續談助「匡」作「斥」。　(二八)○涵芬樓本説郛「闇」作「聞」、誤。　(二九)○涵芬樓本説郛「銜」作「哉」。

41　張子房與四皓書云、『良白、仰惟先生、秉超世之殊操、身在六合之間、志凌造化之表。但自大漢受命、禎靈顯集、神母告符、足以宅兆民之心。先生當此時、輝神爽乎雲霄、濯鳳翼於天漢、使九門之外、有非常之客、北闕之下、有神氣之賓、而淵游山隱、竊爲先生不取也。良以頑薄、承乏忝官、謂絶景不御、而駕服駑駘。方今元首、欽明文思、百揆之佐、立則延企、坐則引領、日仄而方丈不御、夜寢而閶闔不閉。蓋皇極須日月以揚光、后土待嶽瀆以導滯。而當聖世、鸞鳳林栖、不翔乎太清、騏驥嶽遁、不步於郊莽。非所以寧八荒慰六合也。不及省侍、展布腹心、略寫至言、想料翻然不猜其意。張良白。』四皓荅書云、『竄蟄幽藪、深谷是室、豈悟雲雨之使、奄然萃止。方今三章之命、邈殷湯之曠澤、禮隆樂和、四海克諧。六律及於絲竹、和章應於金石、飛鳥翔於紫闕、百獸出於九門。頑夫固陋、守彼巖穴、足未嘗踐閶闔、目未嘗見廊廟、野食於豐草之中、避暑於林木之下。望月晦、然後知三旬之終、覩霜雪、然後知四時之變、問射夫、然後知弓弩之須、訊伐木、然後知斧柯之用。當秦項之艱難、力不能負干戈、攜手逃走、避役山草、倚朽若立、循水似濟。遂使青蠅盜聲於晨鷄、魚目竊價於隋珠、公侯應靈挺特、神父授策、蓋無幽而不明也。豈有烹鼎和味、而願令菽麥廁方丈之御。被龍服袞、而欲使女蘿上紺綾之緒。恐汨泥以濁白水、飄塵以亂清風。是以承命傾筐、聞寵若驚。謹因飛龍之使、以寫鳴蟬之音、乞守兎鹿之志、終其寄生之命也。』

校記　出張良書。續談助四〔18〕。説郛二十五〔18〕。＊優古堂詩話。○＊能改齋漫錄八沿引優古堂詩話。余氏45。唐氏41。周氏51。

(一)〔鉤沈稿本欄外注云〕宋吳幵優古堂詩話引至篇末張良白。○能改齋漫錄亦同。「四皓」上詩話・漫錄俱有「商山」

二字。　(二)○涵芬樓本說郛「操」作「參」、誤。　(三)○漫錄「禎」作「貞」。　(四)〔鈎沈稿本欄外注云〕吳引〔乎〕作「於」。○「輝」詩話・漫錄俱作「耀」。詩話「此時」上有「於」字。「霄」唐氏引作「雷」、恐字誤。

(五)○涵芬樓本說郛「濯」誤作「擢」。　(六)〔鈎沈稿本欄外注云〕吳〔游〕引作「潛」。○漫錄亦同。　(七)○「頑」鈎沈排印本誤作「良」、今改。　(八)○涵芬樓本說郛「忝」誤作「參」。　(九)〔鈎沈稿本欄外注云、「謂」〕吳引作「所謂」。○涵芬樓本說郛・漫錄亦同。　(一〇)〔鈎沈稿本欄外注云、「企」〕吳引作「首」。○漫錄亦同。

(一一)○「仄」詩話・涵芬樓本說郛皆作「昃」。　(一二)〔鈎沈稿本欄外注云、「寢」〕吳引作「眠」。○漫錄亦同。

(一三)〔鈎沈稿本欄外注云、「栖」〕吳引作「棲」。○漫錄亦同。　(一四)○「翔」涵芬樓本說郛作「期」。　(一五)○「騏驥」涵芬樓本說郛・漫錄作「麒麟」、詩話作「騏驎」。　(一六)〔鈎沈稿本欄外注云、「莽」〕吳引作「藪」。○漫錄同。涵芬樓本說郛作「艸」。漫錄「步」作「涉」。　(一七)○「慰」漫錄誤作「尉」。　(一八)〔鈎沈稿本欄外注云、吳引〕「不及」作「不得」。○漫錄同。　(一九)○「料」涵芬樓本說郛・詩話・漫錄均作「望」。說郛又「猜」誤作「精」。　(二〇)○續談助「奄然」誤作「奄齋」。　(二一)說郛〔章〕作「聲」。　(二二)說郛〔木〕作「泉」。

(二三)○「月」續談助作「日」、誤。　(二四)○自「然後知三旬之終」至「問射夫」二十字、涵芬樓本說郛脫之。

(二五)○涵芬樓本說郛「訊」誤作「誶」。　(二六)〔走〕說郛作「奔」。○涵芬樓本亦同。　(二七)○涵芬樓本說郛「水」誤作「木」。　(二八)○「晨鷄」續談助誤作「長鷄」。　(二九)○涵芬樓本說郛「魚目」誤作「魯公」、又「隋」誤作「隨」。　(三〇)○「授」鈎沈本據粵雅堂本續談助作「援」、今依改。　(三一)○涵芬樓本說郛脫「蓋」字。

(三二)○涵芬樓本說郛「廁」作「側」、誤。　(三三)○「袞」鈎沈本作「襄」、今依涵芬樓本說郛改、續談助作「衣」。涵芬樓本「被」作「披」。　(三四)○涵芬樓本「汨」作「滑」。　(三五)○涵芬樓本「飄」作「颺」。　(三六)○涵

芬樓本脱「謹」字。　(三七)○「鳴」字續談助原闕。　(三八)○唐氏引「寄」作「書」。

42　晉簡文云、『漢世人物當推子房爲標的、神明之功、玄勝之要、莫之與二。接俗而不虧其道、應世而事不嬰□[一]、玄識遠情、超然獨邁。』

校記　出簡文談疏。續談助四〔19〕。○余氏46。唐氏42。周氏52。

(一)○鉤沈稿本、排印本均空一格。續談助無闕、魯迅以意補一某字。

43　樊將軍噲問於陸賈曰[一]、『自古人君、皆云受命於天、云有瑞應、豈有是乎。』陸賈應之曰[二]、『有[三]。夫目瞤、得酒食。燈火花[四]、得錢財。午鵲噪[五]、而行人至。蜘蛛集、而百事喜。小既有徵、大亦宜然。故云[六]、目瞤則呪之、燈火花則拜之[七]、午鵲噪則餧之、蜘蛛集則放之。況天下之大寶[八]、人君重位、非天命何以得之哉。瑞寶信也[九]。天以寶爲信、應人之德、故曰瑞應。天命無信[一〇]、不可以力取也。』

校記　出西京雜記下。廣記一百三十五。○余氏47。唐氏43。周氏53。見今本西京雜記（四部叢刊本）三。

(一)○雜記無「於」。　(二)○雜記無「陸」。　(三)○雜記作「有之」。　(四)○雜記「花」作「華」、下同。

(五)○雜記「午」作「乾」、下同。　(六)○雜記無「曰」。鉤沈本作「云」、今據廣記諸本改。　(七)○雜記脱「燈」。

(八)○雜記無「之」。　(九)○雜記作「瑞者寶也信也」。　(一〇)○雜記此句作「無天命、無寶信」。

44　湘州有南寺、東有賈誼宅。宅有井、小而深、上斂下大、狀似壺、卽誼所穿。井旁局腳食牀[一]、容一人坐、卽誼所坐也。

校記　出盛弘之荆州記。續談助四〔20〕。○錢注杜詩一三春日江村詩、又十八清明詩。余氏48、注云、北堂書鈔一百三十三引荆州記此條、無「小而深」以下十四字。唐氏44。周氏54。御覽七〇六亦引荆州記此條。同話は『水經注』三八湘水に見える。

北堂書鈔一三三石牀引盛弘之荆州記云、湘州南寺之東、有賈誼宅。宅之中有井、井旁有局脚石牀、可容一人坐、形制甚古、相傳曰誼所坐也。

御覽七〇六牀引盛弘之荆州記曰、長沙郡有賈誼所穿井、旁局脚石牀一床、可容一人坐。其形古制、傳云、誼所坐床也。

（一）○「食牀」當據書鈔・御覽作「石牀」、續談助音譌。

45　誼宅今爲陶侃廟、時種甘(一)、猶有存者。

校記　出庾穆之湘州記。續談助四〔21〕。○錢注杜詩一三春日江村詩。余氏49、注云、御覽九百六十六引湘州記此條。唐氏45。周氏55。

御覽九六六引湘州記曰、州故大城、内有陶侃廟、地是賈誼故宅。誼時種甘、猶有存者。

（一）○「時」上當據御覽補「誼」字。

46　漢董仲舒嘗夢蛟龍入懐中(一)、乃作春秋繁露。

校記　〔鈎沈稿本欄外注云〕出西京雜記上。廣記一百三十七。○余氏51。唐氏47。周氏56。

今本西京雜記二云、董仲舒夢蛟龍入懐、乃作春秋繁露詞。

（一）○廣記諸本「嘗」作「常」。

47 漢文翁當起田、斫柴爲陂、夜有百十野猪、鼻戴土、著柴中。比曉塘成、稻常收、嘗欲斷一大樹、欲斷處去地一丈八尺、翁先呪曰、『吾得二千石、斧當著此處。』因擲之、正斫所欲。後果爲蜀郡守。

校記 廣記一百三十七。○余氏50。唐氏46。周氏57。同話は御覽七四引『錄異傳』、御覽七六三引『幽明錄』（鉤沈34）。余氏注云、案北堂書鈔九十七、御覽六百十一並引廬江七賢傳云、「文黨字翁仲、未學之時、與人俱入叢木、謂侶人曰、吾欲遠學、先試投斧高木上、斧當掛。乃仰投之、斧果上掛、因之長安受經。」與此似是一事。周氏注云、余氏所考雖是、但系此條後一事、至前一事則非出此、乃出杜光庭『錄異傳』。『太平御覽』七十四引『錄異傳』云、「文翁者、廬江人、爲兒童時、乃有神異。及長、當起歷下陂以作田。文翁終日砍伐柴薪、以爲陂塘。其夜、忽有數百頭野猪、以鼻載土著柴中、比曉成塘。」又、余氏所引後一事、亦見劉義慶『幽明錄』（鉤沈34、御覽七六三引）云、「文翁常欲斷大樹、砍斷處去地一丈八尺、翁先祝曰、吾若得二千石、斧當著此處。因擲之、中所砍一丈八尺處。後果爲郡。」『幽明錄』所云、實較『廬江七賢傳』所云爲更近似也。長文按周氏所云『錄異傳』不是杜光庭『錄異記』、此條見『鉤沈』所輯『錄異傳』18。

48 漢武帝見畫伯夷叔齊形像、問東方朔、『此何人。』朔曰、『古之愚夫。』帝曰、『夫伯夷叔齊、天下廉士、何謂愚夫邪。』朔對曰、『臣聞賢者居世、與時推移、不凝滯於物。彼何不升其堂、飲其漿、汎汎如水中之鳧、與彼俱游、天子轂下、可以隱居、何自苦於首陽乎』上喟然而嘆。

校記　出朔傳。續談助四〔22〕。廣記一百七十三。○余氏52。唐氏48。周氏58。

（一）○廣記「此」作「是」。　（二）○續談助脫「朔」。下同。　（三）廣記引有此句。　（四）○續談助「謂」作「爲」。廣記無「夫」。　（五）〔臣聞〕二字廣記引有。　（六）○廣記「時」作「之」。　（七）〔以上〕六字廣記引有。○續談助無「彼」。　（八）○廣記「汎汎」作「泛泛」。　（九）○「波」鈎沈據廣記作「彼」、今依續談助改。又廣記「俱」作「徂」。「游」續談助作「逝」。　（一〇）二句廣記引有。　（一一）○廣記無「乎」。　（一二）廣記有末句。

49　漢武游上林、見一好樹、問東方朔。朔曰、『名善哉。』帝陰使人落其樹。後數歲復問朔、朔曰、『名爲瞿所。』帝曰、『朔欺久矣、名與前不同何也。』朔曰、『夫大爲馬、小爲駒、長爲鷄、小爲雛、大爲牛、小爲犢、人生爲兒、長爲老。且昔爲「善哉」、今爲「瞿所」、長少死生、萬物敗成、豈有定哉。』帝乃大笑。

校記　廣記一百七十三。○稗史彙編九三。余氏53。唐氏49。周氏59。同話は『琅邪代醉編』二四引、但三云出「華陽博議」、誤。

50　武帝幸甘泉宮(一)、馳道中、有蟲赤色、頭目牙齒耳鼻盡具(二)、觀者莫識。帝乃使朔視之(三)、還對曰、『此「怪哉」也(四)。昔秦時拘繫無辜(五)、衆庶愁怨、咸仰首歎曰、「怪哉怪哉。」蓋感動上天(六)、憤所生也、故名「怪哉。」此地必秦之獄處。』即按地圖、果秦故獄(七)。又問(八)、『何以去蟲。』朔曰、『凡憂者得酒而解、以酒灌之當消。』於是使人取蟲置酒中、須臾果糜散矣(九)。

校記　出朔傳。說郛二十五〔19〕。廣記四百七十三。＊海錄碎事二十二。○余氏54、注云、案御覽六百四十三引東方朔傳、較此尤詳。八百十八、八百四十五亦節引之。唐氏50。周氏60。類話は『搜神記』一一、『法苑珠林』一二（御

覽六四三・廣記三五九)、『幽明錄』(鉤沈28)、任昉『述異記』上。

御覽六四三引東方朔傳云、孝武皇帝時、幸甘泉宮、至長平坂上、馳道中央有虫覆、而赤如生肝狀。頭目口齒鼻耳盡具。先軀旄頭馳還以聞曰、道不可御。於是上止車、遣侍中馳往視之、還盡莫知也。時東方朔從在後屬車。上召朔使馳往視之。還對曰、恠哉。上曰何謂也。朔對曰、秦始皇時、拘繫無罪、幽殺無辜、衆庶怨恨、無所告訴、仰天而歎曰恠哉。感動皇天、此憤氣之所存也。故名之曰怪哉。是必地秦之獄處也。上有詔使丞相公孫弘案地圖、果秦之獄處也。上曰、善。當何以去之。朔曰、夫積憂者得酒而去之。以酒置中、立消靡。上大笑曰、東方生眞所謂先生也。何以報先知之望人哉。乃賜帛百疋。

(一)○廣記無「宮」。　(二)○廣記無「目」。　(三)○廣記「朔」上有「東方」二字。　(四)〔鉤沈稿本欄外注云〕海錄碎事引作「朔對曰此蟲名爲怪蟲」。○廣記此句作「此蟲名怪哉」。　(五)○廣記無「秦」。　(六)○涵芬樓本說郛「上天」作「天上」。　(七)廣記引作「信如其言」。　(八)○廣記「又」上有「上」字。　(九)○廣記無「果」「矣」二字。

51　楊雄謂、長卿賦不似人間來、歎服不已。其友盛覽問、『賦何如其佳。』雄曰、『合纂組以成文、列錦繡以成質。』雄遂箸合組之歌、列錦之賦。

校記　紺珠集二〔9〕。○余氏55、而注說及西京雜記卷二・三中之類話。唐氏52。周氏61。

(一)○明刊紺珠集「賦」作「則」。

52　楊雄夢吐白鳳皇集於玄上。(一)

校記　紺珠集二〔10〕。○海録碎事九上。永樂大典一三一三九引海録碎事。余氏56、注云見西京雜記卷二。唐氏53。周氏62。

西京雜記二云、雄著太玄經、夢吐鳳凰集玄之上、頃而滅。

(一)○海録「雄」作「子雲」、永樂大典同。明刊紺珠集脫「夢」字。「凰」鈎沈本作「皇」、今依改。

53　俞益期豫章人、與韓康伯道至交州、聞馬援故事云、『交州在合浦徐聞縣西南窮日南壽靈縣界。傳云、「伏波開道、篙工鑿石、猶有故迹。」又云、「此道廢久壅塞、載桓溝之、乃得伏波時故船。昔立兩銅柱於林邑岸、岸北有遺兵十餘家、居壽靈之南、悉姓馬、自相婚姻、今二百戶、以其流寓、號曰馬流。言語猶與中華同。」』

校記　出俞益期牋。續談助四〔23〕。注云此卷後漢人物。○余氏57、注云、益期此箋、御覽七百七十一題爲俞益期與韓豫章箋、則當作於東晉穆帝時、而列爲後漢人物之首者、以其所言皆馬援事也。嚴可均全晉文一百三十三云、「喻希字益期、豫章人、升平末爲治書侍御史、累遷至將作大匠、有集一卷。」今案、北堂書鈔一百十九引喻益期箋、則俞本亦作喻。(中略)此條嚴氏已據書鈔及御覽輯入、因未見續談助、故尚有佚句。唐氏54。周氏63。

北堂書鈔一一九云、喻益期牋、馬文淵立兩銅柱林邑表功。

御覽七七一云、喻益期與韓豫章牋曰、馬伏波昔開道、篙跡鑿石猶存。

54　袁安父亡、母使安以鷄酒詣卜工問葬地。(一)道逢三書生、(二)安以鷄酒禮之、畢告安地曰、『當四世爲貴公。』(三)別行數步、顧

視皆不見。因葬其地、後果位至司徒、子孫昌盛、四世三公焉。

校記　出幽明録。續談助四〔24〕。○余氏58。唐氏55。周氏64。鉤沈『幽明録』40。與此文不同。

(一)○續談助本作「父母亡」、鉤沈據廣記一三七及三八九改。　(二)○此句續談助本作「道邊三書生」而無「逢」字、鉤沈「邊」下補以「遇」字。按「邊」當系「逢」之筆誤、今據廣記改。　(三)○續談助「四」本作「此」、鉤沈亦據廣記改。余氏補以「葬」字、作「當葬此」。

55　袁安爲陰平長、有惠化。縣先有雹淵、冬夏未嘗消釋、歲中輒出、飛布十數里、大爲民害。安乃推誠潔齋、引愆貶己、至誠感神、雹遂爲之沈淪、伏而不起、乃無苦雨淒風焉。

校記　廣記一百六十一。○天中記三。余氏59。唐氏56。周氏65。

56　崔駰有文才、其縣令往造之。駰子瑗年九歲、書門曰、『人雖干木、君非文侯、何爲光光、入我里閭』令見之、問駰、駰曰(一)、『必瑗所書。』召瑗、將詰所書、乃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校記　出世說。續談助四〔25〕。○余氏60、注云、案今世說無此事。御覽三百八十五亦引作世說。唐氏57。周氏66。

御覽三八五引世說云、崔駰有文才不〔衍文〕、其縣令往造之。駰子瑗年九歲。書門曰、雖無干木、君非文侯、何爲□□、入我里閭。会見之問駰。曰、必兒所書。召瑗使書、乃書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一)○十萬卷樓本續談助原闕「駰」、鉤沈依粵雅堂本。

57　胡廣本姓黄、以五月五日生(一)、父母惡之(二)、藏之胡盧、棄之河流(三)、岸側居人收養之(四)。及長有盛名、父母欲取之。廣以爲背其所生(五)、則害義(六)、背其所養、則忘恩、兩無所歸。以其託胡盧而生也、乃姓胡(七)。

校記　紺珠集二〔11〕。〔鈎沈稿本欄外注云〕海錄碎事七。○類說四九9。事文類聚前集九。歲時廣記二二。群書類編故事二。天中記五。余氏61。唐氏58。周氏67。同話は鈎沈『語林』2、類話も多く『語林』校記參照。『御覽』三一、三六一に引きて『世說』とするも、今本『世說』にこの事なし。

(一)○鈎沈本作「胡廣以惡月生」、今據事文類聚・歲時廣記改。類說作「胡廣以五月生、俗謂惡月」。　(二)○類說引無「惡之」二字。　(三)○類說此句作「棄河」。　(四)○海錄・事文俱無「之」。　(五)〔稿本欄外注云〕海錄碎事七引兩「背」字下皆有「其」字。以其二字無、「胡」下有「名廣」。○類說・海錄・事文・歲時廣記引俱有、因今依補。類說又無「廣」。　(六)○歲時廣記「害」作「不」。　(七)〔海錄〕「胡」下有「名廣」。○類說引無「名廣」而有「也」字。事文・歲時廣記俱有下文云、「名廣。後登三司、有中庸之號。」歲時廣記「後」下有「七」字。

58　馬融歷二縣兩郡(一)、政務無爲、事從其約。在武都七年(二)、在南郡四年(三)、未嘗按論刑殺一人(四)。性好音樂、善鼓琴吹笛(五)、笛聲一發(六)、感得蜻蛚出吟、有如相和(七)。

校記　出融別傳。續談助四〔26〕。廣記二百三。＊宋吳聿觀林詩話引。○＊錢注杜詩七八哀詩鄭國公嚴武。余氏62。唐氏59。周氏68。同話は『文選』長笛賦序。

(一)○廣記作「二郡兩縣」。　(二)○以上三句十三字、續談助止作「七年」、以承上文。　(三)○廣記無「在」。　(四)○續談助無「按」。　(五)〔稿本欄外注云〕「善鼓琴」以下亦見宋吳聿觀林詩話引。　(六)〔觀林詩話〕「笛聲」

作「之聲」。○廣記引無此句四字。（七）（觀林詩話）脫「感」字及「如」字。「蛚」作「蛩」。○廣記以上二句作「每氣出、蜻蛚相和。」唐氏注云、續談助於吹笛下作笛聲一發感得蜻蛩出吟有如相和十四字是後人妄改、蓋由不知「氣出」「蜻蛩」、原是相和曲名也。長文按雖然此不解小說之所以爲小說者也。

59　郭林宗來游京師、當還鄉里(一)、送車千許乘(二)、李膺亦在焉。衆人皆詣大槐客舍而別(三)、獨膺與林宗共載(四)、乘薄笨車、上大槐坂(五)。觀者數千人、引領望之(六)、眇若松喬之在霄漢(七)。

校記　出膺家傳。廣記一百六十四。續談助四〔27〕。○天中記二五。余氏63。唐氏60。周氏69。

（一）○續談助無「里」。　（二）○續談助無「許」。　（三）○續談助無「李膺亦在焉、衆人皆」八字。　（四）○續談助「獨」作「唯」、而「膺」上有「李」字。續談助又無「載」。　（五）○續談助脫「槐」。　（六）○續談助無「引領」二字。　（七）○續談助「在霄」作「雲」。

60　李元禮謖謖如勁松下風。膺居陽城時、門生在門下者、恆有四五百人。膺每作一文出手、門下共爭之、不得墮地。陳仲弓初令大兒元方來見、膺與言語訖、遣廚中食。元方喜、以爲合意、當復得見焉(一)。

校記　廣記一百六十四。○天中記二九。余氏69。唐氏65。周氏70・71。初句見『世說』賞譽篇2。

（一）○鉤沈本作「當得復見焉」、今依改。

61　膺同縣聶季寶小家子、不敢見膺(一)。杜周甫知季寶不能定名、以語膺。呼見、坐置砌下牛衣上、一與言、卽決曰、『此

人當作國士。』卒如其言。

校記　廣記一百六十四。＊襲頤正續釋常談。○余氏70。唐氏66。周氏72。續釋常談見涵芬樓本說郛三五。云、殷芸小說、李舊周縣聶季某甲實小家子、不敢見膺。

（一）〔稿本欄外注云〕已上亦見襲頤正續釋常談引、首膺上有李字。

62　膺爲侍御史、青州凡六郡、唯陳仲舉爲樂安視事、其餘皆病、七十縣並棄官而去。其威風如此。

校記　廣記一百六十四。○余氏71。唐氏67。周氏73。

63　陳仲舉雅重徐孺子。爲豫章大守、至、便欲先詣之。主簿白(一)、『羣情欲令府君先入拜。』陳曰、『武王軾商容之閭、席不暇暖、吾之禮賢、有何不可。』

校記　廣記一百六十四。○余氏65注云、見世說德行篇〔1〕。唐氏61。周氏75。

（一）○「白」鈎沈本據黃刻本廣記作「曰」、今依談愷刻本・汪校本改、世說亦作「白」。

64　徐穉亡。海內羣英、論其清風高致、乃比夷齊、或參許由(一)。夏侯豫章追美名德、立亭於穉墓首、號曰思賢亭。

校記　出穉別傳。續談助四〔28〕。○余氏64。唐氏62。周氏76。

（一）○十萬卷樓本續談助「許」誤作「評」。

65　何顒妙有知人之鑒。初、同郡張仲景總角造顒(一)、顒謂曰、『君用思精密、而韻不能高、將爲良醫矣。』仲景後果有奇術(二)。王仲宣年十七、時過仲景、仲景謂之曰、『君體有病、宜服五石湯。若不治、年及三十、當眉落。』仲宣以其賒遠、不治。後至三十、果覺眉落、其精如此。世咸歎顒之知人。

校記　廣記二百十八。＊續談助四〔29〕注云出異苑。○稗史彙編五八。余氏66・67、注云、案今本異苑無此條。御覽四百四十四及七百二十二引此二事均作何顒別傳。唐氏63。周氏77・78。

（一）○廣記・粤雅堂本續談助均無「同」。　（二）已上亦見續談助四、注云出異苑。

66　李膺常以疾不迎賓客(一)、二十日乃一通客(二)、唯陳仲弓來、輒乘轝出門迎之(三)。

校記　出李膺家錄。續談助四〔30〕。○類說四九24。余氏68。唐氏64。周氏74。廣記一六四引膺家錄。

（一）○廣記「常」作「恒」、又「迎」上有「送」字。　（二）○類說以上二句止作「李膺有疾、不通客」。　（三）○類說無「輒」、「轝」作「輿」。

67　漢末陳太丘寔與友人期行(一)、過期不至、太丘捨去。去後乃至、其子元方年七歲、在門外戲、客問元方、『尊君在否。』荅曰、『待君不至已去。』友人便怒曰、『非人。與人期行、相委而去。』元方曰、『君與家君期日中時、過申不來(二)、則是無信、對子罵父、則是無禮。』友人慙、下車引之、元方遂入門不顧。

校記　廣記一百七十四。○余氏81、注云、此出世說方正篇〔1〕。唐氏73。周氏88。排印本鉤沈は次條の「飯落成糜」の話と合して一條とするが、これは稿本の見誤りらしく、話の内容に直接の關連性がないから、いま稿本によって二

條に分ける。

（一）○「寔」鈎沈據黄刻本作「實」、又「丘」作「邱」、今均改。　（二）○汪校語云、明鈔本「申」作「中」。

68　有客詣陳太丘談論甚久(一)、太丘乃令元方季方炊飯以延客(二)。二子委甑(三)、竊聽客語、飯落成糜(四)、而進。客去、太丘將責之(五)、具言其故、且誦客語無遺。太丘曰、『但麋自可、何必飯邪。』

校記　紺珠集二〔12〕。○類説四九10。海録碎事九上。錦繡萬花谷前集一六。淵鑑一四二父子。余氏80、注云、「案事見世説夙惠篇〔1〕、而字句多異、疑所引別一書、非世説也」。唐氏73。周氏87。

（一）○萬花谷此句上有「陳太丘有子元方季方」九字。因而無下二子之名。此句明刊紺珠・萬花谷・淵鑑俱作「談鋒甚敵」、類説・海録俱作「談鋒甚敏」。未知鈎沈據何種刊本作如此。　（二）○類説無「乃」「以」。　（三）○海録無「委甑」。　（四）○類説「落」下有「釜」字。　（五）○類説無「將」。

69　張衡亡月(一)、蔡邕母始懷孕(二)。此二人才貌甚相類(三)、時人云(四)、『邕是衡之後身也(五)。』初、司徒王允數與邕會議、允詞常屈、由是銜邕。及允誅董卓、并收邕、衆人爭之、不能得。太尉馬日磾謂允曰、『伯喈忠直、素有孝行、且曠世逸才、多識漢事、當定十志。今子殺之、海内失望矣。』允曰、『無蔡邕獨當無十志何損。』遂殺之。

校記　廣記一百六十四。＊續談助四〔31〕。○稗史彙編一六七。＊類説四九25。＊錦繡萬花谷前集一九。＊天中記三九。＊琅邪代醉編一六。＊淵鑑三二一寤前生。以上＊印すべて『續談助』引に同じく前半の話。余氏72・73。唐氏69。周氏79・80。同話は鈎沈『語林』3。

(一)○類説「七月」作「死」一字、萬花谷作「死日」。　(二)〔始懷孕〕續談助作「方娠」。○類説亦同。　(三)○類説引無此句八字。萬花谷無「此」。　(四)○類説此句作「時謂」、萬花谷無「時」字。　(五)已上亦見續談助四、注云、「出世説」。○此條不見今本世説。續談助・類説「是」作「卽」。廣記・類説・萬花谷均無「也」字。

70　漢王瑗遇鬼物、言蔡邕作仙人(一)、飛去飛來、甚快樂也(二)。

校記　紺珠集二〔19〕。○類説四九19、余氏74。唐氏70。周氏81。同話見『御覽』八八三・『廣記』三二一引『齊諧記』。鉤沈『齊諧記』11。

(一)○類説無「人」。　(二)○類説無「也」。

71　鄭玄在徐州、孔文舉時爲北海相、欲其返郡、敦請墾惻、使人繼踵。又教曰、『鄭公久游南夏、今艱難稍平、儻有歸來之思。無寓人於室、毀傷其藩垣林木、必繕治牆宇、以俟還。』及歸、融告僚屬、昔周人尊師、謂之『尚父、』今可咸曰『鄭君、』不得稱名也。袁紹一見玄歎曰、『吾本謂鄭君東州名儒、今乃是天下長者。夫以布衣雄世、斯豈徒然哉(一)。』及去、紹餞之城東、必欲玄醉。會者三百人、皆使離席行觴、自旦及莫、計玄可飲三百餘杯、而温克之容、終日無怠(二)。

校記　廣記一百六十四。＊海録碎事七。○＊類説四九30。天中記二五。何氏語林二四。類説・天中記・何氏語林均闕「及去」以下之文。余氏76。唐氏71。周氏83。

(一)海録碎事七引云、「袁紹稱鄭玄以布衣雄世」。○「袁紹」以下五句、類説亦引、而「玄」作「鄭君」、無「一」「吾」「斯」各字。　(二)○「及去」以下與世説文學篇1注所引玄別傳之文略同。

72　鄭玄葬城東(一)、後墓壞、改遷厲阜。縣令車子義爲玄起墓亭、名曰『昭仁亭。』

校記　出玄別傳。續談助四〔32〕。○余氏75、注云、「太平寰宇記二十四引高士傳曰、玄載病至魏郡元城、病篤卒、葬于劇東。後以墓壞、歸葬礪阜、在高密城西北五十里。與別傳合。城東疑當作劇東。」唐氏72。周氏82。

（一）○「鄭」續談助各本均作「郭」、鈎沈以意改、余氏唐氏亦同。

73　荀巨伯遠看友人疾(一)、値胡賊攻郡、友人語伯曰(二)、『吾且死矣(三)、子可去。』伯曰、『遠來視子、今有難而捨之去(四)、豈伯行邪(五)。』賊既至、謂伯曰、『大軍至此(六)、一郡俱空(七)、汝何人(八)、獨止邪(九)。』伯曰、『有友人疾、不忍委之、寧以己身代友人之命(一〇)。』賊聞其言異之(一一)、乃相謂曰(一二)、『我輩無義之人(一三)、而入有義之國。』乃偃□而退(一四)、一郡獲全。

校記　廣記二百三十五。○永樂大典一二〇一七。余氏77、注云、「案此見世說德行篇〔9〕。」唐氏74。周氏84。同話見『說郛』四引『襄陽記』。

（一）○大典誤作「荀臣伯」。　（二）○大典「伯」作「臣伯」、以下同。　（三）○大典「且」作「今」。　（四）○大典「之」作「爾」、當從。　（五）○大典「伯」上「荀臣」二字。　（六）○大典無「此」。　（七）○大典「俱」作「並」。　（八）○大典「人」作「男子」。　（九）○大典此句作「而敢獨立」。　（一〇）○大典「己」作「我」。　（一一）○大典此句作「賊稱其賢」。　（一二）○大典「乃」作「自」、「曰」作「言」。　（一三）○大典無「之」。　（一四）○此句大典作「疾旋踵而去」。鈎沈稿本・排印本「偃」下均空一格、而廣記各本並無闕字。按鈎沈或據世說「班軍而還」之例以意空一格歟。

74 謝子微見許子政虔及弟紹曰、『平輿之淵、有雙龍出矣。』

校記 出世說。續談助四〔33〕。○余氏78。唐氏75。周氏85。今本『世說』賞譽篇3。

(一)○「紹」當作「劭」。許劭、許虔字子政之弟也。 (二)○十萬卷樓本誤作「與」。 (三)續談助四注云、「此一卷後漢人物也」。

75 汝南中正周裴表稱許劭。高□遺風、與郭林宗李元禮盧子幹陳仲弓齊名、劭特有知人之鑒。自漢中葉以來、其狀人取士、援引扶持、進導招致、則有郭林宗。若其看形色、目童亂、斷寃滯、擿虛名、誠未有如劭之懿也。嘗以簡別清濁爲務、有一士失其所、便謂投之潢汙。雖負薪抱關之類、吐一善言、未曾不有尋究欣然。兄子政常抵掌擊節、自以爲不及遠矣。劭幼時、謝子微便云、『此賢當持汝南管籥。』樊子昭幘賈之子、年十五六、爲縣小吏、劭一見便云、『汝南第三士也、此可保之。』後果有令名。

校記 出劭別傳。續談助四〔34〕。○余氏79。唐氏76。周氏86。

(一)○十萬卷樓本續談助「特」誤作「時」。 (二)○十萬卷樓本「擿」作「摘」。 (三)○「常」鉤沈稿本・排印本均作「掌」、誤、七三年版全集已改。 (四)○「幘賈」二字、續談助作「幘責」、因不可解而鉤沈稿本・排印本均作二空格。余氏注云、「疑當作幘賈、以形近而誤。魏志和洽傳注引汝南先賢傳曰、劭始發明樊子昭於鬻幘之肆。世說賞譽篇注引海内先賢傳曰、劭拔樊子昭於市肆。皆可爲證。」世說品藻篇2亦引有蔣濟萬機論「子昭拔自賈豎」之句、亦可爲證。今從余氏說。

76　蔡邕刻曹娥碑傍曰(一)、『黄絹幼婦、外孫齏臼(二)。』魏武見而不能曉、以問羣僚、莫有知者(三)。有婦人浣於江渚、曰、『第四車中人解(四)。』卽禰正平也(五)。衡便以離合意解云『絶妙好辭(六)。』

校記　出異苑。說郛二十五〔20〕。○余氏88。唐氏78。周氏89。今本異苑一〇有此條。類話は鈎沈『語林』18、『典略』(永樂大典一四六〇八引)、『世說』捷悟篇3等。

(一)○今本異苑云、「陳留蔡邕字伯喈、避難過吳、讀曹娥碑文、以爲詩人之作、無詭妄也。因刻石旁作」。　(二)○今本異苑此二句下有「八字」。　(三)○今本異苑「知」作「解」。　(四)○今本異苑無「人」。　(五)○今本異苑「既」作「既而」二字。　(六)○涵芬樓本說郛有「云」字、今依補。此句今本異苑作「衡既以離合義解之。或謂此婦人卽娥靈也」。

77　禰正平年少與孔文舉作爾汝交(一)。時衡年未滿二十(二)、而融已五十餘矣(三)。

校記　出衡別傳。續談助四〔35〕。紺珠集二〔13〕引作「禰正平年未及冠、而孔文舉已逾五十、相與爲爾汝交。」○廣記二三五。類說四九11引與紺珠集同。余氏82。唐氏77。周氏90。「別傳」十萬卷樓本續談助作「列傳」、又廣記二三五引作「本傳」、後漢書文苑傳有此事而文不同、十萬卷樓本並廣記均誤。

(一)○「禰正平」廣記作「禰衡字正平」、又「交」上有「之」字。　(二)○廣記無「年」「滿」二字。唐氏引脫「時」字。　(三)○廣記「融」作「文舉」而無「餘」。唐氏引「矣」作「也」。

(待續)